

城市里的牛

文/俞东升



群牛,足有百许头。

这可是一桩稀罕事。在城市的河里,居然生活着这么一群牛。我很好奇,对这一群牛凝视良久,好像在异乡遇见了熟悉的朋友,心里有些激动。我想起我的儿童时代,几乎是与牛为伍的,每天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放牛。牛肚子像一条小船,特能吃,所以牛的力气特大。那是一个贫穷与落后的时代,人力加畜力,就是当年的农业生

产力。村口建有一排牛栏,几十头牛分别关在十几个牛栏里,里面垫了稻草,这些牛们在栏面度过春夏秋冬。农忙季节,有专职的农民使唤它们,用过之后,儿童们牵了牛来到湖滩沟渠边,看着牛吃草、喝水,让牛休养生息。

牛,跟人最亲,吃的是野草,使的是蛮力。小时候我骑在牛背上常想,假如没有牛,人要吃多少苦啊。

然而,近些年来,机械化的普及,牛已经“退居二线”了。在我的老家升金湖,政府为了防治血吸虫病,已经禁止在湖区放养耕牛了。

乡村里没有了牛,那么,原先跟在牛屁股后面扶犁的老汉们,又去了哪儿呢?

年初,我到外省的一个城市里走亲访友,路过一家建筑

工地,意外地遇见了本村的几位老乡,他们都是过去在家乡农村使唤耕牛的农民。他们洗去了脚上的泥浆,穿上了塑胶帆布鞋,正在工地上挑沙搬砖,和泥砌墙。他们穿了黑色衣服,满身污渍,一脸微尘。工地旁边驶来了一辆黑色小车,从车上跳下几位西装革履的年轻人。他们大概是工程的负责人,在工地上来回检查,然后对这一群老人严肃地说:“要好好干,把工程质量搞好!”我的这些老乡们,顺从地点着头。他们的神情,让我想起家乡的那一群任劳任怨的耕牛。虽然他们的劳动报酬也许只有这帮年轻人的一个零头,然而他们仍然很辛勤地劳作着。他们分明是一群进城的老牛。

牛,从乡村走进了城市,这让我沉思。

征服金字塔的蜗牛

文/佟晨绪



我是金字塔脚下的一只蜗牛,背着重重的壳,仰望着晴朗的蓝天,我顺着塔脊,听到苍蝇拍打翅膀的声音。原本我只打算爬到太阳光闪烁的那个亮点停下,可是阳光一直向上攀,我便忘记了做下的记号,慢慢向着光亮的诱惑迈进。这是一次神奇的旅行。

白天的炙烤有着窒息的燥热,我看不到绿色风浪的勃勃生机,只有漫天黄沙与苍凉而孤独的金字塔,带着傲世的神秘,耸立着,震慑着充满好奇心的游客。苍鹰俯下身来,尽量保持谦逊,可还是笑着说道:“小不点,你想征服这金字塔吗?快回家找妈妈吧!”说完,盘旋而上,矫健的身影带着苍凉的漫天黄沙中的生机与骄傲,还有野性的不羁。我还未想过登上塔顶,只是一步一步往上爬,我的目标就是超过昨天。

黎明过后,我又启程出发,追随心中光亮的诱惑,在朦胧中抓紧这条命运之绳,跟着这条被魔力驱使的绳子,在塔脊慢慢滑出我的痕迹,让它定格在风日晒的旷野里,呐喊出我的野心。

一厘米一厘米往上递增,即使会在凸起处小憩片刻,会在陡峭处滑回几厘米,我也不曾想过放弃。这一次是坚定了信心。自从偶然在塔底受到了心灵的召唤,我便决心肩负起命运的使命,一步一步往上爬,梦想着往前进,再进,直到我趴下的那一天。梦境里,我来到了心中的塔顶,在风的欢快呼啸中,以王者的姿态俯视,万物皆臣服,我是王。

所以汹涌的汗水被烤干时,我没有停下;风沙咆哮席卷而来时,我紧贴塔壁;苍鹰再次扶摇而上时,我没有放弃与自卑。我还没有到眼睛闭上的那一天,就会不紧不慢沿着人生航道,越过那些荆棘,在遍体鳞伤中不可自拔地追逐向上的召唤。

那天,下雨了,这稀少的雨滴仿佛千年前就积蓄着,等待了岁月的轮回,绽放出生命的光采。只是一瞬间的绽放,转瞬即逝,却在这瞬间释放了千年沉积的呐喊与长啸,这是我已记不清的多少个日日夜夜之一。

这时的阳光异常晕眩,让我昏昏欲睡,这仿佛来自天堂的深远的传唤,让一切经历再次在脑海浮现,我想起顺着塔壁向上时遭遇的曲折陡峭之路,我想起小憩时黄沙的凶恶阻挠,我想起苍鹰矫健灵活的身姿,我想起梦境中蓝天云朵触手可及,然后一步一步地重复不断浮现,记录着我的历程。

突然,就在那一瞬间,我看到了太阳!我终于看到了太阳!我站在了塔顶,周围都在旋转,仿佛天堂里的欢庆。

我静静地站在塔顶,站成回忆。我是一只幸福的蜗牛,一步一步爬上了塔顶。我想说,每天向上爬一步,我终究会成为征服金字塔的王者。

打铁客

文/赖浩然

傍晚,粉红的莲花亭亭玉立,微风吹来,舞姿婆娑,暗香浮动。点点农舍,被乳白色的雾笼罩着,睡美人般。这时,一高一矮的两个打铁客(铁匠),挑着工具箱,从弯弯的田塍路上昂然而来。

在空闲宽敞的厅堂里,他们放下担子,晒谷坪下面的田角挖个水坑,倒入黄泥(红壤土),拌匀做添加剂,砌起几块砖头,风箱安好,泥巴塞满缝隙,树起本身铁头的铁砧,长短大小不一的火钳、锤子等工具逐一摆好,打铁摊就支起来了。

天还没亮,打铁客便开始工作了。在静谧的夜色里,从很远地方,传来有节奏的“叮当”声,极像一支越来越近的骑兵的马蹄声。走近过去,在敞开的厅堂门边站住,便被一片光明和雷鸣般的声响包围了。门大开着,莲花、莲叶的香味飘过来,厅堂里无限喧嚣生动,熊熊的炭火把晒谷坪映得一片通红,墙上的莲叶也似乎火把般燃烧起来。

师傅肩胛高耸,脸和手臂被火星和铁屑染黑。在其方脸上,乱而密的浓发下面,长着一双娃娃般的大眼睛,亮如钢铁

的闪光。他下巴宽大,笑声如雷,声震屋宇。敦厚的徒弟徒弟(小伙子)将火屎(碎木炭)倒入黄泥浆里浸泡一会儿,捞起,倒上火炉,单手拉着风箱,风箱“呼呼”地响起来了,一股蔚蓝和玫瑰色的火焰从火屎上升起,风助火势,炉火星光闪烁。师傅把客户要修补、淬火的铁“家伙”(锄头、犁铧之类的铁农具)往火屎里一埋,随着“呼呼”风起,火由蔚蓝、玫瑰色到橘红,再到白炽色,“家伙”熟了。这时,打铁客将火中红彤彤、软绵绵的“家伙”稳稳当当地夹出来,老道地搁在铁砧上。铁锤沿着灵活的轨迹,夹带着火星,上下飞舞,身后留下道道闪光。“当,当——当,当”,仿佛严母在鼓励娃娃牙牙学语。铁锤舞着,摇着妙曼的身姿,每当它从铁砧上跳起来,它



圆自如,有模有样了。“扑哧”一声,随着一道漂亮的弧线,它被投入冷水桶里淬火,“哗啦啦”,水花沸腾,夹起靠在墙根,它们闪着新铁的光。打铁师傅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,幸福地笑了,大嘴角裂到耳根。

打铁师傅从不叫苦。他一天打十几个钟头的铁,而且常

接连打上好几天,依然朗声大笑,乐呵呵地摸着胳膊。傍晚,打铁师傅在门前坐下,坐在废铁堆上,喝着谷烧。整个塅田在他眼前一览无余。辽阔的田野在淡紫色的暮霭中消失到山边。看到这些,幸福滋润着他每个粗糙的毛孔。悲哀、厌倦与他永远无关。即使房子倒了,他也可以用双肩顶起来。

小时候的客乡,没有电视、电影、戏班子,少得有热闹的时候,看打铁是孩子们的盛典。大热天,他们下身裹块油布围裙,抵挡着迸溅飞舞的火星,露出粗糙的胸膛,“叮叮当当”地干起活来,伴着每一次呼吸,其金属般结实的肋骨骨架清晰可见。那钢铁间“叮叮当当”的打击声,悦耳极了。看着那四溅的火星,很为他们捏一把汗:烧到身上,燃着衣服就不好了!但是,他们艺高人胆大,不会让火烧着的。

自从打工潮涌起,大工业的发展,各种款式的农具都能在市场上买到了,打铁客的身影便逐渐不见了。

再见了!那温馨而亲切的“叮叮当当”!再见了!简朴阳光的打铁客!

母亲的三盆花

文/李亚辉

对母亲来说,无论是妇女节、母亲节,还是生日,都与平常并无两样,因为她从不渴求是否能拥有一束康乃馨,甚至一朵红玫瑰。她只爱她的三盆花,至少我始终觉得,她爱花甚过爱我。

提到这三盆花,我就有些难以理解,原以为母亲会移栽些我从未见过的漂亮的花,可是,当我看到那三盆普通的花时,我无言了,可母亲却饶有兴趣地侍弄着它们。

我很是敌视它们,谁知母亲却偏让我帮忙侍弄它们。在母亲的要求下,我把它们搬到院角,每盆浇上一瓢水后就不管了,我内心希望它们都活不了。

第二天,天不亮,母亲就推醒我,我惺忪的睡眼在看到冻



僵了的花时,立马焕发出精神来,我暗自窃喜,哪怕见到母亲那“寒冷”的目光。可是,失去原色的花还是复活了。在“温室”里,满天星醒了,伸胳膊,打哈欠,慢悠悠地有了一点红。看着那“孱弱”的一丁点,我忍俊不禁。

后来有次我病了,医生建议母亲将仙人掌捣碎弄成泥

状,抹在我的脖子上。我坐在床上,看母亲忙碌的背影,待收拾完一切,我愠怒:“你舍得用你的宝贝啊?”“你婶子说,今年流行这病,我才要的。”母亲蛮有把握地说。无来由的酸楚在我的心头泛滥,生病期间,我时常想着受伤的仙人掌。不知何时,三盆“丑花”已将我的心里填得满满的……

不知从何时起,我的心房已被母亲和她的三盆花塞得满满的……